

凤阳县小岗村

龙抬头

——“大包干”的前前后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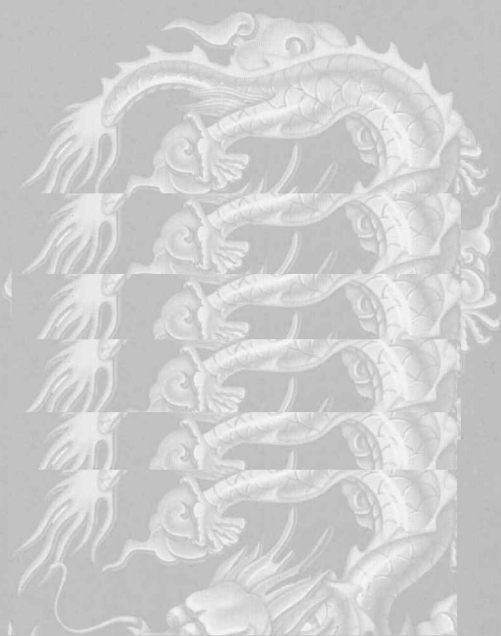
钱念孙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龙抬头

——“大包干”的前前后后

钱念孙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抬头——“大包干”的前前后后 / 钱念孙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399-2964-4

I. 龙... II. 钱...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7971 号

书 名 龙抬头——“大包干”的前前后后
著 者 钱念孙
责任编辑 汪修荣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17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964-4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引 言 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 / 1

第一章 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 7

一 危难之秋的特殊措施
——百年大旱与借地度荒 / 8

二 给农民松绑
——“省委六条”的诞生 / 14

三 自发开口子
——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 / 25

第二章 坎坷的历史之路 / 35

一 也有风雨也有晴
——农业合作化运动 / 36

二 沉重的历史代价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 43

三 柳暗花明
——起死回生的“责任田” / 58

四 扎根在人民的心坎
——“责任田”的天折和影响 / 73

第三章 一波三折的改革浪潮 / 91

一 冬天里的春天
——万里的沉思和冒险 / 92

二 疾风知劲草

——“张浩事件”的由来及对安徽的影响 / 103

三 尊重农民的意愿

——给“包产到户”报户口 / 116

第四章 来安：在贫困中崛起 / 127

一 走出泥潭

——魏郢的包产到组 / 128

二 “我同意你们包产到户”

——“单干书记”与前郢队 / 134

三 让事实说话

——王业美的苦与乐 / 142

第五章 肥西：冲破禁区的试验 / 151

一 大旱中的选择

——黄花大队的“四定一奖” / 152

二 小与大的不同遭际

——老庄队的幸运与“汤大胆”的被告 / 162

三 “不要怕，让他们干”

——省委的改革试点 / 169

四 寒流袭来之时

——县委 46 号文件引起的风波 / 176

五 为农民鼓与呼

——郭崇毅三次上书 / 180

第六章 凤阳：大包干的发源地 / 189

一 面对贫困

——父母官的责任 / 190

二 “马湖办法”

——一位公社书记的探索之路 / 195

三 茅屋里的壮举

——小岗村的包干到户 / 210

四 县委的“红头文件”

——包干到户在争论中发展 / 222

第七章 走向完善,走向全国 / 233

一 再起波澜

——包产到户姓“资”还是姓“社” / 234

二 一锤定音

——邓小平为包产到户说话 / 241

三 在实践中提高

——联产承包制的稳定和完善 / 248

四 从安徽走向全国

——中央五个“1 号文件” / 256

后 记 / 266

引言 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

公元1978年,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令人难忘的峥嵘岁月。

这一年,我们共和国发生了许多大事。这些大事改变了过去的历史,铸就了今天的现实,并影响着未来的发展。

这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理论上击中“两个凡是”^①的要害,在党内外引起轩然大波。经过激烈的政治较量,在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参与下,围绕“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年底终于以“凡是派”的退却和“实践派”的胜利而告一段落。据不完全统计,至1978年底,仅数月时间,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专文,就高达650篇之多,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6月14日至22日,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国家公安部和民政部的有关领导,聚集山东烟台举行联合工作会议,研究落实为右派分子“摘帽”问题。会议拟定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于9月17日由中共中央批转下发。到11月底,各地给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并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作了适当安置。这项“摘帽”工作,使

^①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其中提出“两个凡是”的论点,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55 万多当年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在遭受 20 年屈辱和迫害后，重新获得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决议，为所谓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昭雪。同日，中共北京市委向全国人民宣布：1976 年清明节期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罪行，完全是正义的革命行为。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这一决定由本次事件的蒙难者邓小平出面宣布，使当时急速变化的政治形势更加富有戏剧意味。

12 月 16 日，中国总理和美国总统在各自首都发表电视讲话，同时公布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即中美两国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将与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台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随之终止，美国在 4 个月内从台湾撤出所有美方军事人员。中美建交，结束了两国关系长期对峙的不正常状态，是中美两国和世界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

12 月 18 日至 22 日，中国共产党 169 名中央委员和 112 名候补中央委员聚会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会议，提出了一系列革故鼎新的重大方针政策：摒弃“两个凡是”，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今后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改革、开放、搞活的战略决策，开启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墨守成规走向各方面改革的历史闸门。这些方针政策，使我们的祖国从此踏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途，实现了建国以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

这一年，还有一些事情值得一提。12 月 24 日，中央领导及首都各界代表两千多人在北京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沉痛悼念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彭德怀和陶铸同志。邓小平、陈云分别为彭德怀、陶铸致悼词，对他们的一生作出公正评价，为他们恢复名誉。几乎与此同时，中央宣布以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一人叛

徒集团”案是重大错案，为其彻底平反。随后，中南海里传出更为惊人的消息，10年前将国家主席刘少奇打成中国最大“走资派”、将他开除出党并使他死于非命，也是一桩重大冤案，中央将为其平反昭雪。12月29日，中共中央又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要求各地抓紧复查纠正历年积压的冤错案件，并协同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切实落实党的政策。这一几乎是年末最后一天发出的中央文件，很容易让人想起古代的大赦天下令，许许多多蒙冤受难之人由此获得新生。

在大力“拨乱”的同时，“反正”也在积极展开。

这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各地的近6000名代表就发展中国科学技术问题出谋划策，并制定出《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4月22日至5月16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全国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讨论全国大学、中学和小学3个《暂行工作条例》的修改意见。在此之前，国务院还先后批转了教育部关于招考研究生的意见和在高等学校恢复评定职称的报告。5月27日至6月5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三届三次扩大会议隆重举行，会议宣布“文革”中被迫停止一切活动的全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和舞蹈工作者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文艺的春天”，成为当时报刊和人们口头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

凡此种种事实表明：1978年是我们共和国历史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它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然而，我们关注以上一件又一件来自上层的大事，也不应忽略一件来自下层的小事。这件小事发生在远离京城的江淮丘陵地区的偏僻乡村，由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贫困农民自发做出。

1978 年秋冬之际，他们做这件事时偷偷摸摸、担惊受怕、不敢让外人知道。但仅短短三四年时间，他们做的小事就征服了整个中国农村，全国八亿农民群起仿效，终使小事成为震撼中国的大事。这件当年的小事，就是率先在安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简单地说就是“包干到户”，当地农民叫作“大包干”。

大包干，大包干，
直来直去不拐弯。

保证国家的，

留够集体的，

剩下都是自己的。

该拿的拿在明处，

该得的心中有数。

一刀一个血口子，

我们越干劲越足。

这首从安徽凤阳农民口中传唱开来的《大包干歌》，曾是 80 年代中国农村的流行歌谣。它朴素而简约地道出了由一时一地农民们干出的小事，何以能够席卷全国农村的全部秘密。这秘密就是：“大包干”摒弃过去农村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模式，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管理体制和分配方式，使农民真正成了能够主宰农业生产和产品分配的主人。“大包干”作为中国当代农业的一种生产经营方式，不仅最直接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又一次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而且给中国经济的腾飞带来新的希望和启示，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

“大包干”为农村过去旧的体制画了句号，也为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历史巨变写下了辉煌的第一乐章。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向外国朋友这样介绍我国改革开放的经过：“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他还说：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万里同志主持的安徽省带了头。我们就是根据他们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①

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也说：“中国的改革由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由安徽开始。安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起到了先锋和示范的作用，促进了全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人们从农村改革中尝到了甜头，增加了勇气，进一步统一了认识，从而使改革由农村到城市逐步推开。这一历史性的贡献，是安徽人民的功劳，是安徽人民的骄傲，也说明安徽人民有革命的精神和创造的智慧。”^②

当年瞒着上级私下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民们，绝没想到他们所做的“不敢见人”的小事，竟成了日后在中国掀起巨大改革波澜的源头。他们无意于走进历史，却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一回重要角色。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中国近30年历史发展的影响，决不在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之下。

那么，当年农民们所做的这件小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大包干”是怎样冲破重重阻力而风行江淮大地并走向全国的呢？

① 参见《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239页。

② 欧远方主编：《农村改革的兴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卷首语。

第 / 章

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一 危难之秋的特殊措施

——百年大旱与借地度荒

二 给农民松绑

——“省委六条”的诞生

三 自发开口子

——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



一 危难之秋的特殊措施

——百年大旱与借地度荒

安徽地处华东腹地，襟长江而带淮河，以平原和丘陵为主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安徽尤为适宜发展农业，成为一个农业大省。

农业最盼的是老天帮忙，风调雨顺。

然而，1978年夏秋之际，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降临江淮大地，安徽13.9万平方公里的丰腴土地，被炎炎烈日烤得到处枯枝败叶，一片焦黄。

望着龟裂的土地，老人们回忆起旱魔在江淮大地上的肆虐：

1966年大旱，持续120天未下透雨。

1934年大旱，持续80天未见雨丝。

1856年大旱更为厉害，《合肥县志》记载：清朝咸丰元年，从春至秋未雨，饿殍遍野，“数百里尽赤”。

可这三次大旱与1978年大旱比较，实在只能自叹弗如，甘拜下风。

这次大旱始于头一年（1977年）温暖少雪的冬天。翌年开春，“暖冬”成了流火的前奏。3月少雨，旱象初露端倪。入夏以后，每天赤日炎炎，旱灾开始笼罩江淮大地。到了9月，安徽大部分地区已连续七八个月未降一场透雨。全国五大流域之一的淮河，水位落到百年以来的最低点，只剩下每秒0.5立方米的流量。全省受灾农田高达6000多万亩，不仅早、中稻严重减产或枯死绝收，而且大片晚稻无法育苗插秧。

肥西县 30 多万亩单双晚稻和旱杂粮颗粒无收,61 万多亩农作物严重受灾。广德县除早、中稻歉收外,22 万亩晚稻有 18 万亩遭受干旱,枯死禾苗 9.2 万亩。滁县地区耕地 622 万亩,500 余万亩旱情严重,几乎所有池塘干涸,河水断流,水库见底。江淮大地上不仅庄稼枯败,田野荒芜,连公路边的树木都难见绿色,一派枯萎景象。

旱魔肆虐,风魔也乘虚而入。旱象呈露以后,三次大的干热风横扫江淮:第一次连刮 10 天,气温高达 34°C ,正当 4 月小麦灌浆之时;第二次连刮 15 天,持续高温 $40\sim 42^{\circ}\text{C}$,正当 6 月早稻扬花之际;第三次刮了 20 天,高温徘徊在 $37\sim 41^{\circ}\text{C}$,正是立秋前后“双抢”季节。三次干热风,使本已受灾的安徽农业损失更加惨重。

持续干旱,再加干热风劲吹,水分急剧蒸发,大地像烤焦的馒头,全省 400 多万人口和 20 多万头牲畜饮用水发生困难。许多地方挖地数米,靠掘井取水维持食用。有的地方井底干涸,连地下水也断流,人畜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一些农民不得不赶着牲口,背井离乡,逐水草而迁移。



1978 年夏秋,安徽遭遇特大干旱。图为农村干裂的土地。

安徽省军区、驻地野战军调集 100 多辆汽车，省、市、县政府各部门也组织各种车辆昼夜往返兼程，从数十里甚至百十里以外，源源不断地运送甘露一般的清泉，以供灾区人畜维持生命。

大灾之年，疾病也开始蔓延。因严重缺水和饮用水不洁，人畜发病率猛增。肥西县城西桥公社向阳生产队共 156 人，先后发生痢疾等肠道传染病的有 100 人次，发病率高达 64%。嘉山县淖口公社哲东生产队 20 户人家，120 口人，有 14 户人家 40 多人生病，近一半劳动力躺倒床上。徽州地区近五分之一的人患肝炎等疾病，发病率比头年上升 79%。天长、当涂、芜湖等 12 个县市，久已绝迹的霍乱病又开始复萌流行。牲畜发病死亡率更高……

江淮大地在痛苦呻吟。

江淮儿女在备受煎熬。

在安徽淮北农村，流传着这样一个民间故事：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早在唐朝时期，当她耍尽各种手段，废唐立周称帝之时，玉皇大帝大发雷霆，降旨龙王三年不准下一滴雨，以惩罚武则天犯上作乱。

赤日炎炎，赤地千里，万木焦枯，民不聊生。

龙王眼见无辜百姓受此煎熬，实在于心不忍，乃于夜间偷偷降了一场透雨，以润山河，以济苍生。

玉皇大帝闻此大怒，将龙王五花大绑，押下天宫，压在大山之下。万千百姓感谢龙王降雨之恩，见其受此大苦大难，乃天天跪拜，日日祈祷，终于感动玉皇大帝。就在二月初二这一天，玉皇移走大山，放了龙王，所以有谚语“二月初二龙抬头”之说。皖北地区还有这样一首歌谣：

二月二，龙抬头，

天子耕地臣赶牛。

正官娘娘来送饭，

五谷丰登太平秋。

然而，当如今百年不遇的大旱降临江淮大地时，谁能像传说中的龙王一样解万民于苦难之中呢？

面对旱情，中共安徽省委紧急动员全省上下投入抗灾斗争：各级机关抽调干部赶赴抗旱第一线，各工矿企业尽力支援抗旱第一线。为保证抗旱用电，全省除两淮煤矿、马鞍山钢铁公司等国家和省市重点企业外，大多数工厂停产或半停产，让电救灾。长期抗旱，花费极大。中央拨款 2 200 万元，以解燃眉之急，但杯水车薪，远远不够。

省委和省革委会提出“倾家荡产，奋力抗旱”的口号，从省财政里多方挤压，调出 1 600 万元，又贷款 5 000 万元，加上社队筹措 5 800 万元，群众自筹资金 1 100 万元，共用去抗旱资金 1.57 亿元。这在当时安徽省全年财政总支出只有 18 亿元的情况下，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可是，在大自然的巨大灾害面前，人的力量至今仍然显得渺小而有限。尽管经过奋力拼搏，部分缓解了旱情，但安徽省 1978 年粮食大幅度减产，已成无法逆转的事实。面对仍在无情蔓延的旱象，如何减灾救荒，摆脱困境？这一难题十分尖锐地摆到中共安徽省委面前。

9 月 8 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省委机关大院南楼常委会议室里，参加会议的领导个个紧锁眉头，心情沉重。他们深知：在这危难之秋，若不采取有效措施把秋种进行下去，大片大片的土地将被抛荒。而土地抛荒后，将直接影响到第二年的夏收，老百姓的吃饭就会发生问题……

常委们互相对视，目光最后都集中到省委第一书记万里